珂雪詞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

公安梟隱袁中道著
門人師摯汪元臣校

文

傳心篇序

心者何卽唐虞所傳之道心也人心者道心中之人心也離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卽人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卽人心皆道心則修也悟到卽修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於

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玅不
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寶藏焉而世謂儒門無
此學術奉而歸之於禪則大可笑已有宋諸儒
雖所見不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也世間高
明之士所以輕宋儒者有故心體本自靈通不
借外之見聞而儒者爲格物支離之學其沉昏
陰濁莫甚焉心體本自瀟灑不必過爲把持而
儒者又爲莊敬持守之學其桎梏拘攣莫甚焉
世間之大知慧者豈肯米鹽瑣碎而自同木偶

人哉宜其厭之而趨禪也然以此槩諸儒焉則過矣周茂叔程明道邵堯夫輩實是悟向上一路未易可測也朱晚亦入悟國朝白沙陽明皆爲玅悟本體陽明良知尤爲掃蹤絕跡兒孫數傳盡翻巢穴得直截易簡之宗儒門之大寶藏揭諸日月矣閑日裒爲一集使欲悟堯舜之道心者從此路入不必求頓悟於禪門也

劉玄度集句詩序

予瞻與介甫同遊蔣山介甫指案上硯共集句

子瞻即朗吟曰巧匠鑿山谷介甫不能續乃曰且趂天色窮覽蔣山之勝不須作此冷淡生活時同遊二客背語曰荆公困人使倆今日頓盡予謂子瞻亦機鋒偶觸令齒牙間得利耳使有所以應之而復角吾亦不能保其後如何也集句政自難一咄嗟之頃而倒腹笥以與一遇要令宮商合調如出一手即子瞻猶難之况介甫乎吾友劉玄度少時即與予作忘形友應試入郡則同寓君章宅畔每月夜坐大塀上譚或至

達且自是十數年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甫一
戟手卽隱隱有譚勢拉至空處風雨波流娓娓
數百車遂無一字重者葢寻退而心服玄度之
慧也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
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
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
氣所成故倍爲人所珍玩至于人别有一種俊
爽機頴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
手所揮莫不灑灑然而成趣其可寳爲何如者

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初聆其譚久之讀其文知其譚久之讀其詩如其文又久之而觀其滑稽慢戲之詞溢於詩文之餘者其天趣正爾横生今年復出閨情集句七十首示予予曰此蘇子瞻王介甫所難者也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而知玄度不盡乎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即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菌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闇然而

無色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爲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黄陳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莊語諢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藴藉如春溫如玉潤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眞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塵坌氣眞有過人之

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即者以故中郎於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蓋染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於秦太虛中郎亦以爲然孝若年尚壯精於舉子業獨不肯數入塲屋曰蓬首垢面項帶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丈夫所爲以故至門牆復彳亍不入者屢屢最後爲廣文自謂嘗鼎一臠非欲充腸能具八口饘粥即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

得意巳買得一舟自擠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茹
間孝若少涉宦途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

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
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
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
二家若維若頎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
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僅僅矜
其彀率以爲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真可

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含套而趨於俚矣僕束髮即知學詩即不喜爲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朴鄙處未免遠離於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葢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

捨其美皆過矣近姪子祈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矜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貧管谷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淸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爲詩妍紗春融不瑕年甚少即未窮其變化已自具唐人手骨山中淸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

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
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
矣

花雪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
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
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
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徑趨於徑又將變矣
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

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詩變於屈于三唐之詩變於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於呉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予予

嘆曰湘水澄碧赤岓若霞石子若樗蒲此騷材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新機者有首爲變者出則不俾世之毀譽是非而褰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慙恧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

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捨法毋役法爲奇無徒嘲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王伯子岳遊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于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於褦襶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詑予爲好奇者昔吾村有老人爲一日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揷漉葛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軀勢不容已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而已矣自中郎去後

雖有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伯子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已予始嘆世無無耦者伯子每遇名勝即欲移家居焉已而遍遊吳越凡吳越之佳山水無不躡其幽遐予雖好遊常以冗奪而伯子遊履所至常淹留歲月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不啻數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欲往終不果而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迴鴈之上所至為詩以紀之

摸寫煙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子之于山水于直當北面而師之又不當以鴈行請也近日從衡嶽歸來客居花源寄于霞上之什于取而讀之始自娓游屐之險揮灑之拙而且幸會尚之世有其人也故喜而書數語於其首

勖道品序

山水之樂能濯俗腸飛僊之語能損塵機厭苦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能與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觸目沃心漸除

熱惱不論唐文梵筴正史稗冊有見即入都無紀律惟繁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霞俗情是非有點松石自有流布姑從刊落自萬曆丁未爲始日有增加動遊靜止無息不陳道人之樂孰有加焉

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力塞大曆後之竇〻〻時宋元近代之習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

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爲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爲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每以此語

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
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
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乎甚心折焉
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
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
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嚚
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於
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
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

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厤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徵集之其誰與歸

石頭上人詩序

石頭初作詩步趨唐律已晤中郎始稍變其故習任其意之所欲言而不復兢兢盡守古法世之譽者半毀者大半而石頭不屑也予聞而嘆曰石頭眞不朽人也天下之傳者皆有意於傳

者也一有意於傳則避世譏彈之念重而精光不出矣今石頭之集具在其精光爍人目睛者豈文人學士所可及耶彼其視世間之毀譽如飛蚊之過于前而不能爲之動也巖頭云一一從自已胸臆中流出蓋天蓋地有青哉記二十年前與中郎同會石頭於維揚彼此論禪不契遂大罵而別今又會於都中故人零落伯修中郎皆下世昔之罵者相視而淚數行下矣嗟乎石頭之學問日進而予則日以退石頭能不棄

而復駡予予肯作駡會耶近又讀四悉堂詩采中郎之意而更變化之予且惡自見其詩則予之日以退登獨禪哉信乎石頭可不朽矣而予亦當附之以傳故述數語于首使後世知序石頭之詩者公安袁小修名中道也

余給諫奏議序

古人謂人才當以氣節爲主予謂以氣節名非士君子之得已也節持於氣氣也者如火然發而莫已其燄者也昔子輿言養浩然之氣而猶

龍氏則云專氣致柔若一主剛一主柔者不知
天下方波流茅靡其氣餒甚故予輿欲其伸也
天下方囂凌訐角其氣張甚故猶龍欲其詘也
此但以氣之主與客論非以剛柔論也顧天下
世道之責不屬於委靡之小人而屬于二三剛
毅之君子惟爲君子者其氣激而不平名根太
重成心不化以至龍戰玄黃其害孔亟然後知
猶龍之論爲切骨之譚也培圃先生有擔當天
下之才而其氣足以鎮之寄鋒刃於冲粹藏光

芒于希夷矨試爲令治行爲天下第一旣入諫
垣遂能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言
其不必言舉是非磨戛之譚一切泯之甚得風
議諫諍之體人知其言之切當而不知其氣之
平也其養之者素矣養其心于至虛至靜而氣
受節焉毋抑而陰毋亢而陽蓋具中行獨復之
資而學問足副之所謂有德之言其發脉如此
其深長也豈取辦于臨時也哉居恒謂今日論
諫亦極難矣昔人與諷而少直第所謂諷者亦

必上下相覩機神偶合其轉移之妙蓋有出於脣吻之外者而今釜鬲若此則諷果可用耶上之人方且以此嘵嘵者别爲一曹以力與之勝郎蒙死竭知究竟歸於不復省覽而止如唐陸敬輿之時天下之安危禍福捷于反掌故激切之說可行而今有其機而無其形無可怵而有可玩總弁髦視之矣郎直亦何所用也諷直之道兩窮戞戞乎若水投石奈何哉先生于此際以不容已之心而持其敢言之氣爲徑爲宛隨

機而發不起念于人我異同不植根于毀譽是非雖未必見諒于　君父而决可無愧於幽獨矣先生其眞有道者耶昔蘇子瞻以諫鳴于時其愛君憂國之疏可謂激切矣已而自云此制科人之習氣比之于時鳥候虫譬如雷鳴震驚百里內草木開發而寂然卒歸于無有若子瞻者其度量遠矣先生居禮垣知無不言舉朝號爲遺達國體而退然常若不足且曰精誠不能動而存此呶呶者何也彼其視氣節爲何物而

肯留之胸中也哉然予等則謂先生之奏疏獨存子輿氏所秉之正氣而盡化猶龍所點之客氣不激不隨名根盡袪成心不有其氣節本于性術如是是大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存之以爲一代不刊之書可也又何必襲焚草之故事乎是爲序

吳表海先生詩序

先兄中郎之詩若文不取程於世匠而獨抒新意其實得唐人之神非另創也然學之者往往

失之蓋中郎別有靈源故出之無大無小皆具
冷然之致近時惟成安吳表海先生初學歷下
諸公之詩無一語不肖者久而厭之偶見中郎
詩嘆曰此實先獲我心遂棄去舊習盡抒其意
之所欲言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夫抒其意之
所欲言亦已至矣此非詘夫言有盡而意無窮
者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古人謂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者即三百篇不多得
也漢魏十九首庶幾近之盛唐之合者不數人

人不數首而況中晩乎才人致士情有所必宣景有所必寫倒困而出之若决河放溜猶恨口窄腕遲而不能盡吾意也而彳亍而囁嚅以效先人之颦步而博目前庸流之譽果何爲者乎覩表海先生郢中詩及近日捶鈎諸作是眞能抒其意所欲言者顧情境有所必達亦有所必汰如江發岷山萬派千流以赴峽而峽山常束而堤之使無旁溢故先生之詩雖不盡受法於三唐而亦不濫觴於宋元所謂探中郎之意而

變化之者此也嗟乎先生與中郎之同者豈獨詩哉中郎神情超卓不受世之纏糾而先生亦頡頏於世獨往獨來不與俗爲俯仰此其骨同也中郎去吳時皆貸而後裝而先生自居官以來守其素業其去郢也蕭然無異寒士此其操同也中郎少有陵霞之致雖圭組中亦戀蒼壁清泉而先生所至登山臨水飛蓋躡屐醉墨淋漓此其趣同也有此三者其發源處已如水乳之合矣豈獨詩哉天奪中郎不予之下壽使之

登峰造極而先生來祉方新古人云人不可以無年則先生所造詎有涯也予辱先生國士之知讀近作欣然有會于心故僭爲之引

崔公超擬十九首小序

三百篇之不能不漢魏也漢魏之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之不能不三唐也三唐之不能不宋元也變化日新而其氣日薄故氣也者默行于宇宙之間雖慧人才子極其力而不能留十九首者取漢魏間詩人最合作者合爲一類其氣渺

得三百篇之遺所謂一唱三嘆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吾友崔公超氏才氣無雙輒不得意于時都門無事取十九首擬之夫才與時不相耦而凄怨自生若秋風之入廬管蕭蕭焉瑟瑟焉雖公超亦不知妙合至此眞王仲宣之虎一毛也予喜郢之有詩人也故爲識數語于首

徐樂軒樵歌序

清水丹山之間有隱君子姓徐名吉民別號樂軒居士居士少業儒以數試不利遂去諸生懷

終隱之志日以種德爲事周人之急不啻身有之依范文正公故事創義田義塾諱言人過喜稱人善又善蒔藥故得藥物最眞凡乞者卽與之以治病多效得一奇方必普傳於人凡數百里內僧剎道院力可新者皆竭力爲之居士雖外託沉冥而好讀書所著奇書最多遇友人佳詩及文字卽壽諸石所居近滄浒溪種樹數十萬株如雲封霧接居士跨蹇往來其間與田夫野老坐草萊說耕耘事手種茗不啻天池虎丘

家釀醇酒清冽異常居士性不多飲少飲即酣
暢任意瀟灑久之裒集成帙自號曰樵歌云嗟
乎詩之累於應酬也久矣居士隱於樵故謝絕
一切人間應酬凡意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
與口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者居士皆無有
故落筆即有煙雲之趣依稀與陶元亮王無功
相似今春予由當陽王泉得晤居士一見歡然
訂交蓋居士與予友劉孝廉玄度最相知及玄
度之没也多方搜求遺集編次以授予俯望必

負諱及必泣其急友誼如此樵乎樵乎其眞有隱德俠骨者耶後之人讀樵歌居士之淸標逸致亦可想見其一班也

餐霞集小序

以夢爲眞乎六如之一耳以爲幻乎則古之文士有夢蛟夢鶯夢筆夢錦而文思奇進者謂之幻不可也顧以異夢發藻思者雕虫之士宜然令杜大將軍日章少以韜鈐起家致位將帥九塞倚爲長城而忽兆朱霞之夢豈天下太平未

艾欲公舍弧矢而親筆硯將以文詞垂不朽歟
抑古之通才不妨兼長欲公立功立言兼而有
之而一洗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譏歟此其夢
非幻也公亦不作夢會也公於夢覺之後藻思
日新遂取殘霞以顏其齋與賓客酬唱其中久
之裒爲一集予取而讀之求所以擬之者而不
可得也則宜莫如霞今夫霞旦暮所常有人人
所共見者也而變變化化奇奇恠恠固不必赤
城之所標閬風之所蒸而皆有異彩奇葩爍人

目睛至平常至絢爛至絢爛至平常天下之至文無以加焉美哉霞也觀霞則知公之什矣雖然霞之卷舒無常而天體自如試於霞外觀之而後知變變化化奇奇恠恠皆雲日暎射之氣偶成而倏有倏無者耳古之名將知此道者其惟清凉無礙兩居士乎噫予又安得根器如公者而與之譚此道哉

牡丹史序

天地間之景與慧人才士之情歷千百年來互

竭其心力之所至以呈工角巧意其無餘蘊矣然景雖寫而其未寫者如故也情雖洩而其未洩者如故也有苞含即有開敷有開敷又有苞含前之人以爲新矣而今視之即故今之以爲新矣而復視之又故甚矣造物之工巧無窮極也何以知之以亳州之牡丹知之牡丹之盛於洛陽其種繁矣其名夥矣其色爛矣歷代之所譜者詳矣以視今亳州之所產其種其名其色新故大不相侔也今且月異而歲不同矣奇奇

恠恠變變化化造物者若不能自秘其工巧以聽人之轉移而日獻奇貢豔于人耳目之前以前視今故者復新以後視今新者又故然則牡丹之變豈有極乎吾友薛公儀氏少世其家博學洽物閒適之餘方畧見于花事窮其變態著而爲史比前輩所譜又新之新者也予取而讀之與公儀暗談者累日且嘆心業畫師不可思議至此與造物何與焉公儀素通禪理爲予首肯者久之因漫書于史之首志不忘云

程晉侯詩序

詩文之道繪素兩者耳三代而上素即是繪三代而後繪素相參蓋至六朝而繪極矣顏延之十八爲繪十二爲素謝靈運十六爲繪十四爲素夫眞能卽素成繪者其惟陶靖節乎非素也繪之極也宋多以陋爲素而非素也元多以浮爲繪而非繪也國朝乘屢代之素而李何繪之至于今而繪亦極矣甫下筆卽沾沾弄姿作態惟恐其才不顯而學不博也古之人任其意之

所欲言而才與學自聽其驅使令之人反以才學爲經而實意緯之故以繪掩素而繪亦且素然而無色膩靡而無足覩于重有慨焉新安自伯王先生能繪其素而人工爲繪文章日盛其究令繪掩素惟吾友程晉侯不然匠心獨造而不爲才與學所驅使其殆有靖節之意乎靖節處于非仕非隱之閒而卒歸於隱初應辟除而未常逃之旣惡折腰而未始卽之彼其於世外澹也故其爲詩如其爲人今晉侯跡大類於陶

皆得情澹之趣者也故其詩深厚雋永可以救

世之靡靡浮夸者焉予所以樂爲述也

于少府詩序

凡天下之易見者非其至者也深山大澤巍巍

耳浩浩耳而其中蓄泄雲雨包藏珎奇無所不

有而卒未常見其所有所以爲大也華陽于公

某貳吾郡有年其守甚嚴其才甚侍當是時公

惟留心民瘼拮据郡政而未嘗言及詩也即闔

郡人士皆知公之爲良有司而不知其爲詩人

也丁巳秋日督木至都晤予出其所賦詩數百篇見示予得而讀之大驚曰詩人也詩之爲道繪素已耳三代而上繪卽是素三代而下以繪參素至六朝繪極矣而陶以素捄之近日文藻日繁所少者非繪也素也公之詩本于性情骨色相合蓋有陶靖節之遺風焉信乎其爲詩人也昔蘇子瞻居杭時毛澤民爲下寮偶以選去一日聆其所作小詞嘆曰郡有詞人而我輩不知其罪大矣卽遣人追還與定交且爲延譽得

諸暨子瞻公之才豈啻澤民

乃樂道人善則不敢不心

子瞻之心焉予故

極口曰公眞詩人也抑公佐郡治行最著可以

調矣而久不調督木之役頻年徘徊江路進寸

退尺人之所大不堪者而公怡然處之無幾微

抑鬱之色發爲聲詩和平爾雅一唱三嘆公之

性情幾於有道者而豈獨詩人已哉此予以樂

道之而願爲之引以傳也

殷生當歌集小序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爲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

衰丈夫心力強盛時既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楊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語也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予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志于時既不同縉紳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縷閒適之趣復塞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豈不苦哉其語甲甲益可憐矣飲酒者有出於醉之外者也徵妓者有出於慾之外者也謝安石

李太白輩登郎同酒食店中沉湎惡客與囂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不可不辨也雖然此亦自少年時言之耳四十以後便當尋清寂之樂鳴泉灌木可以當歌何必粉黛乎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尚栩栩也殷生負美才其落魄甚乎宜其情無所束而大暢於簪裾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傳其美人此集之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乎必當去

三開而杖孤籐模寫山容水態從子于碧水山青之間日可俟矣予淬眼望之矣酸腐居士袁中道書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亦漸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熾睹廣柳則謀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斡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處逝多林中

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崧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目之爲癖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閱生傷逝之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爍之時而一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爲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須廣其傳以救衆生之熱惱實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已酉秋日息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忮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矣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僅得生還訊所以致禍之故多不可解豈亦命數適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忮害處大約與子瞻等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眞有以觸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符下之

後半入蛟宮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於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其書不數年盛傳於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寛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也遠矣諸刻之餘其隨意遊戲楮墨間往往秘藏於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眞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嗔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溫然

惟恐傷之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馴而見人一長卽抽揚不容自已如予之麄疎尚憐而以國士遇之况道甫乎昔予聽集行而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輩皆得託以有聞於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亦不可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引

福井先生集序

蓋予少時誦福井先生詩而知其爲才人也已

得先生疑菴諸集讀之而后知先生爲學問中人也先生少具頴異之才下筆數千言立就安世嘿識世叔彊記殆無以過焉顧其所爲歌詩不唐不宋直攄其意之所欲言蓋無心於雕龍繡虎之名而獨一其志於學乃先生之學不浸淫於二氏而一稟緇林爲繩尺又親見當時之聚徒講學者徒鸚鵡其舌質之生平如鏤氷畫空都非眞實故一一具諸履踐以其身爲圭璋乃世或曰先生晚達蓋功名富貴中人也或曰

篤行君子也皆非也當江陵相公盛時先生與爲布衣交溫蠖其跡而潔白其心以先生爲介也耶則毎計偕往來平津邸中爲上客卒未常畏其薰轑急逃之以爲高以先生爲通也耶則其指日回天之勢稍暱就之功名可唾取而先生白首乃得一第浮沉郎署間竟未常臓取一班一級以沒彼時與槐柳齊列者見焉予都王予方輩作刺刺可憐色而不足以當先生之一盻春蠶腐鼠豈堪點其胷次蓋鷗機雖忘龍性

難馴不可得而親疎榮辱先生于道也幾矣昔子瞻有言人生如國手棊末後略贏數子便是勝局先生少時侘傺不遇人或有賈島孟郊之嘆而晚年不隳用世之志竟取青紫馬文淵所云窮且益堅老當益壯者非先生烏足當之先生著作甚富其涉於風雲月露者盡汰之獨存數種而以疑菴名其篇夫疑者悟之因也昔楊慈湖於學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蓋屢疑而屢悟也故儒門之學慈湖最爲光明先生

以疑自居非苦心於學者烏足知之則先生於道已深矣先生之孫世臣從遊中郎先兄之門最久極得其沾衣霧露之潤是不媿先生之箕裘者手持是集示予予略述其梗概歸之若先生行事之蹟具中郎邑乘中巳有虎頭傳其神矣茲不復贅云

劉性之孝廉詩序

予毎至沙頭別館修業則常與性之偕予性在動靜間一月內常以其半沉思苦誦抄書校書

以其半飲酒看花調馬泛舟性之伺予動則去伺予靜則來性之葢生而靜者也性之築室水畔日以讀書搆文爲事凡此中舉孝廉者多逐逐居閒以自潤性之獨絕足不詣公門天性孝友且以其身爲珪璋故江陵稱文行兼至者必首性之一日過我園中爲予大書讀書萬卷種花千株八字奕奕飛動大有米南宮筆意予向知其能文不知其玅于書也又一日出一箋寫已咏懷詩數首步趨唐人清冷悽惋有致予向

知其能書不知其媚于詩也予偶過其書室見架上緗帙爛然其案頭子史等書皆逐字丹鉛訓釋精核予向以爲性之直涉獵以資筆鋒耳又不知其沉酣古文博洽大雅之若斯也天下士豈易知哉無論性之之才之學深植厚儲纖毫無所發抒於世即其清修雅飭恂恂然如處子戒衲而年僅四十竟以無兒此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初性之眇右目已左目復病予見而調之曰君非饒于目者愼之久之萬方醫治竟

不痊夫文士進取全賴此阿堵即不得志于時猶借覽矚古今以娛餘年乃壯歲即坐長夜中咨嘆愁苦殷憂憤鬱竟至發病而隕悲夫性之旣下世其友劉孝廉元之輯其遺詩示予詩雖不多然文不佻質不俚亦可以傳矣予故悽然爲題此數語于首性之名安仁世居江陵沙市萬曆庚子科舉人

陳無異寄生篇序

六一居士云風霜氷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

四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氷雪之餘則別有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於豔冶穠麗之外春之盎盎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於風霜氷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爲萬卉冠故人徒知萬物華於溫燠之餘而不知長養於寒沍之時者爲尤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處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風霜氷雪之氣即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夫計窮慮迫困衡之極有志者往往淬厲磨鍊琢爲美器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

機逼極而通通而知慧生焉即經世出世之學問皆由此出而况舉業文字乎吾友無異少遭困阨客寄四方益自振下帷發憤窮極苦心發爲文章清勝之氣迥出埃壒若葉落見山古梅着蘂一遇慧眼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予每會無異于長孺座上嘿嘿而親之私自念此非經風霜氷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古人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

客爲之怯爲之不亦多乎無異嘗天下之難者也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券無異焉

鄖水素言序

予友周季淸諱廷旦者江右名士與予遊於太學最相知賞後同舉季淸氣宇淹雅冲夷文采豔發予甚遜之乃季淸則極口稱吾有同門友劉大弢者道人之氣文人之藻予不及也予問所謂門者何門也曰塘南王先生也予乃謂陽明之學傳之淮南而後近惟塘南先生悟圓而

行方實爲嫡派予私淑之久矣君與大䝱同出其門則臭味我三人同矣然以大䝱不即見爲憾屬大䝱司校予邑予從漁陽歸乃獲晤大䝱且讀其文信矣吾友所云道人之氣文人之藻者不誣也叩其學皆于此道已深入焉予乃竊嘆曰謭謭如予者不是論矣季清大䝱深入名理而旁溢爲經生之技其緒餘耳乃皆彳亍公車而不即酬眞可嘆也一第糞土也然亦有不可解者時一學子從旁言曰公不見燕賈堅射

牛事乎少時能令不中今老大矣正可中之然則諸公之不即遇乃賈堅少年之射能令不中時也今射較劣于少時正可中也諸公之時皆至矣予笑曰有是哉少時才氣大盛而過其的者容有之予近與季清文益斂太發之文豐約中度濃纖適宜詘法伸才之病盡矣一第何疑今大發復往郎水習業業日益工又攜予社友伯學諱習魯者以往伯學才氣季清之流也是行也必相與了經生事而共畢力於王先生之

學無倦券矣

王天根文序

天根與予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譏訶中郎詩以爲不肖唐者天根嘿不應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別抄爲一冊及書之箋間以示諸詞客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亦不失中晚於是天根大笑曰此即袁中郎詩諸公以爲全不肖唐者也公等

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中郎病而其實得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之自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予家居有傳此事于篔篖谷者予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然天根又豈直好之哉固身有之也天根喜讀書下筆爲詩賦及小言短章天趣皆奕奕毫楮所謂文人之藻韻士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昔黃魯直云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常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

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
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又蕭然矣
此語極有會眼前可與言此者非天根而誰天
根時義火候已到如行舟者百物俱備支篙以
待風至即飄然矣舟中信筆書此揮灑略有意
亦狗知之合也

袁長房文序

予生平以朋友爲命而尤以兄弟中之朋友爲
命自兄弟中之朋友往而予幾不欲留人間矣

堄處柴紫山中偶無跡師自匡山來袖一函示
予發之則蘄州袁長房寄予書也中多譚經世
出世之事娓娓數千言予大奇之今年予入都
門長房復來訪予與予言意致大相合甚破予
岑寂之懷蓋予先世自江右徙蘄黄間今蘄之
近郭猶有先人釜鬣存焉遡其本源長房猶鴈
行也意者天憫予老而寂寥復賚以兄弟中友
朋之樂乎自是數與往還得盡讀其詩文蓋壄
而知其爲慧業文人也已復出其舉子業見示

予謂此小技耳出其緒餘得時可以篤矣胡爲穿心出腸怒鬼嗔人一至此乎天之生才實難而吾輩日披剝其華萼發露其情態窮極其工巧暴殄天物不可而況暴殄天之才乎以長房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爲顧沉蓄之專凝之靜俟之而已此外別有事在長房饒家學予不復言之矣

馬遠之碧雲篇序

不肖少時沉酣於舉子業不自實惜意根持鋒

頡以與造物戰而不勝始逃之山水間蓋六七
年以來不親筆研亦不知此道當作何語矣今
年入都逐隊操觚覺斷綆枯井殊無微瀾惟得
冶城舊社友馬遠之文讀之靈潮汩汩自生始
知天地之名理與人心之靈慧搜而愈出取之
不既蓋遠之為人有逸韻饒俠骨急友朋愛煙
嵐故隨筆出之自仙仙然有異致所謂一一從
肺腑流出蓋天蓋地者也夫畫家重逸品如郭
忠恕之天外澹澹數峰是也世眼不知乃重許

道寧輩金碧山水不亦謬乎吾觀遠之之文鹽味膠青若有若無比之忠恕之畫氣類自同今欲取合世眼降格作道寧輩濃膩之筆吾固知遠之不爲亦不願遠之爲之也遠之行矣試以此語商之同調者

成元岳文序

時義雖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靈不由聞見者古人云一一從自己胸臆中流出自然蓋天蓋地眞得文字三昧蓋剪綵作花與出水芙蓉一

見即知不待模索也讀元岳兄諸製無論爲奇爲平皆出自胸臆决不勦襲世人一語一題中每每自闢天地而造乾坤于于此道亦號深入而不能不心折于元岳則惟其眞耳于一晤元岳見其長身偉幹鬚髯如戟聲如洪鍾與之語輸瀉胸懷毫無城府巳知爲天地間奇偉男子將來事業必能獨抒精光不寄人領下者于以其文卜之夫有眞文章自有眞人品眞事功海控八河必無異味于以券元岳矣

瞿起田制義小序

瞿文懿公與先兄伯修先生俱舉南宮第一人後文懿公之仲子星卿先生及伯修仲弟中郎先生皆深入舉業文字窮其工巧而科名不能嗣也不肖繼中郎起于此道稍有所窺天下皆期其能爲伯修而星卿令子起田甫弱冠文名震天下世又以爲必繼文懿之武及丙辰予與起田皆見收而等不能嗣往跡也嗟乎予屢蹶於場屋復遭家難無心進取逃之堆藍叢紫間

日以聽水看雲爲樂不得已有所結撰直如郭忠恕繪事聊作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而已宜其不能嗣伯修也若起田年方二十餘全盛之氣注射語言精悍犀利穿心出腸而亦不能繼文懿豈亦命耶毋亦如賈堅之射牛力羸而過其的耶或又如曹家綉虎才太高詞太華而反不能及父兄耶令起田諸作在可按睹也記往時此地有蒲桃社伯修中郎諸人與起田伯父洞觀先生相與有所討探尋亦得與聞焉而恨未

能究竟之也今幸與起田共了經生事矣何廑冗少暇當與細商之起田饒家學其必有以益予也夫

申維烈時秇序

今歲予與維烈同舉且同門也初意維烈不過能雕章繪句如近所稱文士者耳及讀其奏牘羿制舉秇具一種絕世之資而工力足以副之出之有源布之成彩人見得之甚捷而不知其焠掌銳沐冥搜玄想其苦亦有未易言者始知

其爲積學士也迨久與之處見其溫然噓人以
元氣而凜然寘身于律度淡而不華靜而不寵
其殆得萬石君數馬門風者歟如河東柳氏諸
賢出於積習名數之餘者歟予甚心折焉追思
予如維烈之年正擊劍燕市走馬塞上時也騁
其一往之氣莫知檢押直經幾番動忍之後始
不敢易言天下事而維烈年甚少而見甚老才
甚華而行甚實則予之不及維烈豈獨文字之
技乎氣識大不如也記日者與維烈聚談一客

忽謂予曰無生之學何好而君家兄弟酷耆之予曰霹靂火中安可一刻無此清冷雲也維烈頷之若有會者曰予將歸而從事焉先儒有言舉業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性命夫儒釋之戰是乙也久矣今維烈既了帖括緣且不即試爲吏歸而宴坐青山碧水之中沉思而靜研之其果同耶異耶出世之與用世果有二耶三年而後以訊維烈其必有以開予也夫維烈且歸出所刻時秇欲予弁數語于首予遂書

此以券

李仲達文序

陶祭酒石簣每論予文云時文之玅全在曲折轉換之間予才雖大學雖博而去之轉遠予心佩其言輒極力求合而轉不肖也今觀仲達之文一幅之內煙波萬狀如書家小字得大字法如畫家咫尺之間具千里萬里之勢禪門亦云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皆小中現大意也仲達眞慧業文人玅得此理三昧

而偶示一班于此技者耶回視予文不免露䴥豪抗浪本色其不如仲達遠矣昔人謂銅將軍鐵綽板歌蘇長公大江東去不如十四五妖部女子唱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雖與此道迥別然亦極有會覽者當自得之

淡成集序

天下之文莫妙於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嘆言外之旨藹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

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大盡故也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始漸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頎而不及王維李頎者亦以發洩大盡故也舉業文字在成弘間猶有含蓄有蘊藉至于今而才子慧人蜚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褁而披敷時也勢也惟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楚人之文發

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攄胸臆處奇奇恠恠幾與瀟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畫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囁囁嚅嚅如三日新婦爲也不爲中行則爲狂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李宗文氏楚之名士也採楚名士之文裒爲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漢而頗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以爲揀擇大過迫脅

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眞不如倒囷傾囊之爲快也本無言外之意而又不能達意中之言又何貴于言楚人之文不能爲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爲文中之鄉愿以眞人而爲眞文觀於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風矣

翁承𡢃文序

予巳酉遊秣陵結冶城大社皆海内名士承𡢃與焉是時予氣尚銳筆尚銛覩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復落春官自此後頻遭患難遂棄而入

山以看雲聽水爲工課閒一爲時義忽忽如夢
中語逐隊入棘直遊戲耳反見收於當事此殊
不可解承燉氣之銳筆之銛百倍于予頻年得
覽書則先覓承燉名竟不可得心尤惑之邇者
予南歸偶晤於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見
示骨愈健才愈藻穿心出脅視昔有加焉承微
酒間慷慨悲歌欲舍此毛錐持弓矢立功塞上
予悲之壯之而决承燉之必遇合也何者予昔
惟河清之不可俟故有披髪入山之志承燉今

亦惟雄心之不可降故作投筆從戎之譚此皆厭於局中已極而欲逃於局外者也欲逃於局外無兢兢必得之心故其神反閒而其機反活所謂探寶種樹獲於無意者非此類耶予是以决承嬓之必遇合也獨不聞賈堅之射牛乎曰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今正可中之夫能使之不中者豐于力而踰其的也惜吾力以俯就的何難一售予親試之矣繼予而起者必承嬓也夫

王維果文序

予少不量力持其意根與造物戰以屢不售愈厲記往日習秇春草堂下有雨耦不屬至枕上沈思瞑去兩耦化爲兩國相角竟夜甫覺則兩耦又在心目間矣甚矣予之苦也乃頭顱種種其效止此耳始知才人早貴信乎有命今年與予友王維果同獲一第及訊惟晏習秇時事其苦殆有甚焉相與咨嗟久之頷予賦性疎放雖苦心時義然時時有一發息機之意其中多爲

走馬泛舟看花度曲所襟而惟果根性沉著坐臥一處焚膏繼晷如此者不知歷經寒暑故其爲文有深湛之思肌劈理分洞胸達臆視予所作未免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長公大江東去詞耳蓋惟果舉業三昧得之於澹也靜也竊也夫澹者欲之壘也靜者事之嶽也竊者物之綰也今惟果且出而吏矣持此三者以往天下事何不爲況艱難辛苦嘗之已久古人有言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予且與惟果以

當年下帷之苦務之爲國爲民惟杲唱予竭蹷後之矣一第云乎哉

二趙生文序

予過舟陽晤趙大令鳳白聽其論議讀其制作皆深入名理扣之乃知其少而聞道故隨其謦咳皆具三昧所謂眞龍一滴之雨與尋常溪澗者不同及過其衙齋見兩仙郎千里㽕叔清標冷冷出塵以其近作舉業示予讀之大都于時文中出古法具見彈丸脫手之妙予甚心折焉

蓋鳳白才極妍學極深次且一第予甚憐之及見二郎君故知造物者靳之有以也無論後來鳴躍相繼而起卽鳳毛麟趾産於一門此豈尋常之福也哉夫楚人之文有骨失則傖吳人之文有態失則跳予每欲以楚人之質幹兼吳人之風致而不可得也今觀千里暨叔諸作其近之乎予兄弟三人皆麤知文而其始實先君子啓之以學學之時不論華言梵冊種種搜求蓋久之欣然有遇如雷開蟄戸近思先君子之教

予三人不覺不嚴如染香行露敎之最有風趣者也今鳳白浸漬於學已久又以之啓𤔲叔千里故其文詞出于心地明白之後尋常經生家不同惟寒門父子當日授受稍稍似之耳今之廬陵古之鄒魯其中如鳳白父子大未易得也會新文成予遂喜而書數語以弁其首

悅習上人小序

渚宮天皇寺悅公自稱悅習道人或云悅習孔氏之旨也於釋門何所予曰茲寺之在梁也張

僧鎟於栢堂中畫十哲像人疑問之僧鎟曰終當賴此其後魏人毁江南諸寺惟此寺以十哲像獲免經千百年此寺猶巋然者孔氏庇陰之也後之居此者不忍忘釋氏其恐忘孔氏哉惟不忘孔氏若欲自附于孔氏之徒者則悅習之稱所以志報恩也豈誠以釋濫儒雖然釋氏亦云禪悅云修習無二理也饒德操曰欲爲仲尼眞弟子須參答磨的兒孫予則曰欲爲答磨的兒孫須參仲尼眞弟子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儒者言孝詳矣孔子孝經作而卿雲現動天地感鬼神莫大於是三教門庭異耳其重孝等也考之道書云居日中爲儒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弟王斗中眞人會至黃公家云吾將下行忠孝之經卽許公遜也獨釋氏出家人疑其逃戚屬而匿影空谷作此解者未深讀貝葉耳授戒者不聽長子不聽父母不許可者豈以強世故經云大孝釋迦文累刼報親恩積因成正覺

予欲採貝葉中言孝者輯爲釋氏孝經未暇也
三和眞公以母老搆養母堂於寺奉侍之外朝
夕薰以佛法母以天年吉祥終人聞而大賢之
多爲詩歌讚歎盛美而其徒寂子採而集之以
傳於世一以解儒者爲釋氏不養親之疑一以
爲釋門養親者之式俾有老親無人贍奉者皆
得如眞公故事且叢林中擇木涅槃諸額具有
定制人無敢輕爲增益而養親一堂不妨以意
起予故特書之俾千載而下精舍中有養親堂

着知自三和眞公始也

逸虛白請經序

公安有成七洲先生者嘉隆間一才士也久屈首鄉校意不自得北走長安謁江陵相公以危言動之不相中爲詩歌譏之江陵大怒以法繩之歸竟流落不振以死七洲雖死而其名逾重一傳而子孫不能讀其父書即先人著作已不存其半與任昉之東里西華張祜之桂兒杞兒等耳而有孫虛白爲儒復不成去而爲僧稍稍

能傳其慧業予見而憐之虚白有志出世數問所以爲僧者于予予曰禪與詩一理也汝詩人之後也姑與汝以詩論禪汝祖詩體無所不備而其源實出於雅頌則三百篇非乎夫曇氏之教華嚴諸經佛語也三百篇也瑜伽師地起信大智度論菩薩語也漢魏詩也支那撰述若生肇台賢及五宗諸提唱之篇皆諸老宿語也三唐詩也詩必窮經禪可舍經而旁及枝蔓也乎哉虚白曰然遂有志讀經而往秣陵首請華嚴

迻圓公請藏序

萬曆庚子中郎以儀曹南歸覓一道侶於無迹法師無迹以高足圓象對中郎曰禪伯乎曰非也義虎乎曰非也曰安所取焉曰是本色道人修徧吉行者也中郎曰足矣遂偕之而南未幾於邑二聖寺創一接待堂以爲僧郵而請圓公主之圓公待諸方僧俤樂易至則如歸而又有控御才以故叢林大振且于三藏𦪙瀉也而囊東之隱其慧而惟木又是實蓋久之中郎益服

逝公爲知人自中郎逝而圓公不忍逝中郎也
氏西歸時所囑者數年間一一了之獨請藏一
事猶蹉跎未之舉會中郎逝而圓公亦病病良
已謂予曰吾終不忍逝吾友也設吾友在吾諾
以貝葉者三四年矣而竟寂然乎今之寂然者
逝吾友故也圓之罪也遂擇日走西陵請藏而
且曰檀者吾不辭也不檀者吾不強也吾知爲
逝友請藏而已矣遂行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終

乾隆二年九月